

冰雪燃烧的城市

□郑旭东



这里的雪温馨,每一片都充满灵气。这里的冰晶莹,每一块都闪烁霓虹。哈尔滨,一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北方城市,一座冰雪雕塑出浪漫和神奇的城市。

秋去冬来,当芳菲的落叶刚刚飘远,西伯利亚的风夹带着雪花,悄然地来到这个城市。索菲亚教堂立刻戴上了白帽子,亮晶晶;中央大街上的各种欧式建筑穿上了雪衣服,光闪闪;太阳岛的雾凇让柳树结银花,松树绽银菊;亚布力的滑雪场也渐渐地热闹起来,林中有了穿红戴绿飞翔的挑战冰雪健儿。

哈尔滨的雪花多情浪漫,它们飘来,如翩翩素蝶,飘上你的肩,扑入你的怀,爬到你的睫毛上,落在你的手心儿,变成一个个清凉凉的水滴,润湿了你的眼睛,含情脉脉,沾在你的嘴唇上,秀色若珪璋,品尝出梨花的清香味。

哈尔滨的雪花性格,有时候也壮烈粗犷,它约好呼啸的北风一同开始纷纷扬扬,飘飘洒洒,大片地飞,漫天飞舞,搅得路人睁不开眼睛,吟唱着北方冬天的交响乐章。

在雪花飞舞中,松花江开始结冰了,波涛汹涌的江水在西伯利亚寒流的驯服下,开始温柔起来,结成晶莹的冰凌。傍晚,如镜的江面折射夕阳的颜色,深红、金黄、粉红等颜色氤氲开来,与城市灯光一同辉映天地,剪影如金。

时间到了大雪节气,一年一度的哈尔滨采冰节开幕了。“风吹那大雪天啊,采呀嘛采头冰啊,采冰的汉子哟,红呀嘛红脸膛啊。”采冰的队伍红旗招展地来了,弥漫寒气的松花江沸腾了,粗犷的采冰号子声在冰雪覆盖的松花江上回荡。

天寒地冻,白茫茫的冰面上一片火红。震天鼓鼓起来,出征酒喝起来,采冰的大冰镗系红绸,人喊车

叫,灯火通明,建造冰雪大世界的采冰大军来了,冰镗、电锯、汽车,采冰人的口号声响彻在松花江、太阳岛上,震落了树上雪,融化了冰,搅热着冬。一年一度雪相似,年年岁岁景不同。城市里人盼望冰雪大世界一年一个精彩,附近的农民兄弟盼这个季节采冰多挣钱。星星给擦汗,月亮来洗脸。采冰的人冰天雪地不觉寒,制作冰雕的能工巧匠昼夜加班累不言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就是北方的冰雪滋养了北方人的性格,这就是北方的冰雪培养了北方人最美的形象。

冰雪大世界是冰的世界,太阳岛的雪博会则是雪的乐园。雪雕玉洁冰清,一尘不染,雪筑的景物和人物,白得纯粹,白得不染红尘尘清纯洁。大都闹市纷扰乱尘,站在那一座座雪雕面前,闭目遐思,神归仙境,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,灵魂得以净化,心田得以放松,情操得以陶冶,疲惫得以歇息。

有冰有雪才是真正的哈尔滨。冰雪给冰城人民制造了欢乐,白天到松花江边或者太阳岛上,抽冰尜、堆雪人、滑爬犁、打雪仗、玩雪地帆船等。晚上,在兆麟公园欣赏冰灯游园会,去冰雪大世界看冰雕,来到哈尔滨就走进了一个冰雕雪筑的童话世界。

在这里忘记了烦恼,忘记了功名利禄,大有一番顿洗尘俗之感。从那百米高的冰滑梯滑下,你就是九天飘下来的仙女,你就是那哪吒,你就是那南极仙翁。在冰钢琴上弹一曲《月光曲》《费加罗的婚礼》,你就是贝多芬、莫扎特。你如果弹一曲《太阳岛上》,肯定会有很多俊男靓女翩翩起舞。

冰雪浪漫,冰雪沐浴的哈尔滨人更浪漫。年轻人在滑冰场上手牵着手,优美的舞蹈在冰面上留下两行爱情的弧线。挎相机的大哥和披貂的倩嫂,走在果戈里大街上,举着那大大的红红的彩球,一看就知道他

们的小日子很甜甜甜。老年人在中央大街华梅西餐厅里喝着红酒,吃着俄式美食,品味着新生活的幸福,雪地上写下晚年的祝愿。

冰雪文化、冰雪美食,成为了哈尔滨的一张请柬。当你走在中央大街上,映入眼帘的不仅是一排排披着瑞雪映射光芒的各种欧式造型建筑,也不是宽阔面包石街道两旁的冰雕雪塑,而是那一串串又大又红看见就流口水的冰糖葫芦。每一位路过的游客都想品尝一下哈尔滨冰糖葫芦的味道。还有那爱出洋相的孩子们,拿着长长的糖葫芦边走边啃,冻得通红的小脸与手中的糖葫芦相映成趣。

外地人说:哈尔滨有一怪,冰天雪地啃冰块。这一怪就是吃马迭尔冰棍,不管天多冷,排多长的队,啃上马迭尔冰棍,游客心里就踏实了;来过了哈尔滨。如今,已经见怪不怪,成为一道风景线。还有那大街小巷卖冰激凌、冻柿子、冻梨的摊床,把城市的烟火味熏染得多姿多彩。

还有龙塔前的火锅店、群力的烧烤摊、松北的杀猪菜、香喷喷的农家饭。亲朋好友大声说话、大口喝酒,饮不尽的啤酒、喝不完的小烧、唠不完的家常话。不知是冻得,还是喝得,红脸蛋儿上绽开了朵朵桃花。每一处都洋溢着东北人的豪爽和大气,透着哈尔滨人的热情和真诚。

冰雪是哈尔滨的天然资源,冰雪文化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一张城市名片,雪花也是哈尔滨邀请海内外友人最诚挚的请柬。冰雪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清新的气息,也让这颗天鹅项下的珍珠更加灿烂。

当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刻,窗外正飘着片片梨花瓣似的雪花,楼房、树木、街道都笼罩在一幅画里。我看见了雪花在燃烧,它燃烧着这个城市的浪漫,燃烧着这个城市的温暖,也燃烧着这个城市的未来。

孩子们的冬天

□李玉滨

上个世纪60年代,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寒冷,白天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,夜晚都在零下30—40摄氏度。人们呼出的都是白雾,孩子们头上戴着厚厚的棉帽子,在迎风和两边帽耳朵上都挂着白霜。他们的脸蛋儿冻得像红苹果似的,还有的淌着鼻涕,用袄袖子擦来擦去,一个冬天下来把两只棉袄袖子擦得锃亮。

在这寒冷的季节里,孩子们并不在屋里猫冬,他们天天在外面互相追逐着、打闹着、喊叫着、欢笑着,不顾寒冷挥洒着能量和热情。不大的工夫就跑得浑身是汗时不时地摘下棉帽子凉快一会儿。他们头发上和帽子里都是冒着热气。随手把两只手闷子也扔在了雪地里,他们什么都顾不上,开心就是目的。

那时的孩子没有玩具也没有大人们陪伴,更没有什么娱乐场所。孩子们就自己动手制作玩具,创造着心目中想要的东西,达到自己寻求的尽善尽美的感觉。那时候的孩子们可玩的活动很多,像到各个学校操场上滑冰、在马路打上爬犁、滑脚滑子、抽冰尜、打雪仗、上房掏鸟窝、院子里堆雪人、滚雪球、用箩筐扣家雀儿等,孩子们还自己动手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爬犁。

爬犁大致有两种,一种是木制的,一种是铁制的。大多数的爬犁都是用木板、木方和铁丝或铁箍制作而成,少数的爬犁是用铁管和三角铁焊接而成。先用电焊焊接成一个铁的框架,然后在上边再安装上木板,一般这样的爬犁都是苏联人用的多,也有的在木制爬犁下面安装一对冰刀。

爬犁的样子很多,有一个人打的小爬犁,

打的时候要助跑,产生冲力后侧身扑到爬犁上,用一条腿在后面控制方向。有的做个舵,用木板和爬犁连接起来,一个人坐在前面,用双脚踩着舵控制方向,一个人在后面推。当速度加快了以后,推的人立刻跳到爬犁的后面。这样的爬犁是可以增加人数的,前面掌舵的人两条腿中间可以坐一个小孩,后面还可以蹲一个大一点的孩子。还有用一块很长的木板把两个爬犁连接起来,这样的爬犁很大,能坐好多人。

当时哈尔滨街道上设有专职的清扫人员,下雪后的马路上,人踩车轧就形成了一条一条的雪路。

我家门前的货栈街坡度很大,是一个天然打爬犁的好地方。来打爬犁的孩子特别多,有一个人打的,也有两个人或多人打的。在坡路的顶端是邮政街街口,那里是孩子们出发的大本营,爬犁一个接着一个向坡下冲去。

特别是多人乘坐的大爬犁,先要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趴在爬犁上,用双手掌舵。然后几个孩子骑在他的背上,大家都坐好了以后,一个大一点孩子在后面使劲儿推,这时爬犁开始启动,由慢到快,越来越快向坡下冲去。你听吧,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发出喊叫声、欢笑声,伴随着风声和溅起的雪雾,呼啸而过,这是孩子们最惊心动魄、最刺激和最兴奋的时刻。一座座黄房子,一排排板障子,一棵棵老榆树从眼前掠过。爬犁载着孩子们冲过了上下夹树街,慢慢在曲线街街口停下来。这样的爬犁能行驶到很远,片刻孩子们都恢复了正常状态,此时互相交流着心情和感受,有说有笑抱着爬犁再走回上面的邮政街街口。

有一天晚饭后,我们擦完地板搞完卫生,大哥带领我们几个出去打爬犁,我们太高兴了,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。我们用一块长木板把两个爬犁连接起来,他1.84米的大个趴在爬犁上把着舵,弟弟妹妹都骑在他背上,我在后面推。于是爬犁飞快地向下滑去,从邮政街冲过了夹树街,冲到了大白楼下面的曲线街街口。往返多次玩得真痛快,大家高高兴兴很晚才回家。

我家房子的对面住着一家苏联人,家里共有四口人。有爸爸妈妈,他们的女儿叫丹娘,儿子叫塔历。塔历的爸爸是火车司机,高高的个子很强壮。每年的12月初就在他家的地里用木板制作一个一米多高的平台和斜坡,然后接上胶皮管子在上面浇水,制作一个冰滑道。他家的爬犁很大很精致,是用角铁焊接而成的,既结实又漂亮。

塔历的爸爸只要休班,就带着两个孩子打爬犁,妈妈总是站在门口观看。每次爸爸都是趴在爬犁上,丹娘和塔历骑在父亲的背上,从滑道上冲下去,他们不时发出欢乐的笑声。我很羡慕这一家人,他们真会生活,我的爸爸什么时候也能像塔历的爸爸那样带着我们打爬犁,该多好呀。

松花江街派出所的民警经常出来制止,不让孩子打爬犁,说是怕出交通安全事故。抓到后轻者没收爬犁,重者还要到松花江街派出所里接受批评教育,甚至找家长来。所以见到警察来了,孩子们就互相转告、喊着、叫着抱着爬犁都跑掉了。那时候一天就能看到几辆马车,几天才能看到一辆汽车,孩子们都认为这是小题大做。

期待一场雪,看漫天飞舞的雪花,寻求诗词里的意境。一片,两片,无数片,那是季节写给岁月最美的诗行。淡淡素心,浅浅柔情,每一个韵脚里,都饱含着素白纯洁的眷恋,梨花若雪的喜欢。

雪,让冬天有了明媚色彩。雪白,是冬天最丰富的底色。素笺点染,简笔勾勒,便成为一幅水墨画。没有哪一个季节,能以这样纯粹的颜色,演绎出这静寂无声的惊艳和冰清玉洁的热烈。

梅须逊雪三分白。这雪白,白得纯粹,白得干净,白得澄澈,是属于灵魂原乡的纯洁本色。红尘喧嚣,始终保持一颗简单纯洁的心,所有的美好都会折射出耀眼的光彩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这雪白,白得冷冽,白得孤寂,白得超然,是临百难而不馁的风骨气色。天地寥廓,万籁俱寂,风扬千里雪,生命似乎失去了光泽,而令人肃然感叹的是在这白茫茫的山水间,垂钓者那份孤傲坚韧,那份倔强执着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这雪白,白得晶莹,白得亮丽,白得明艳,是初见玉树琼花时的惊艳神色。漫天飞舞的轻灵,不染纤尘的洁白,一夜间挂满枝头,柔情与欣喜安然绽放。一玉树,仿佛淡白留韵;一玉树,似有暗香盈怀。

雪,让冬天有了深切情怀。季节含蓄内敛,内心温润柔软。一边感受落雪成诗的意境,一边感悟生命通透的禅定。总有思绪万千,且与这时光淡淡而安。

期待诗词里的一场雪

□徐平涛

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这雪中别离,总是动人心弦。更何况日暮黄昏、大雪纷飞,倍觉离情悲壮、别意凄酸。友情之真挚,友谊之可贵,最是困顿时激励,低迷处的慰藉,总能令人振奋,给人以信心和力量。风一更,雪一更,羁旅乡心梦不成。这雪中思念,总是荡人心田。离家愈久、思念愈切,离家愈远、思念愈深。家,是心灵的港湾。有家,有爱,有亲人的地方,才会让人感受安适温暖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这雪中邀约,总是感人心魄。寒冷的冬夜,大雪纷纷扬扬,促膝小酌,举杯对饮,有什么能比这更惬意、更安然?生活总归是平凡,需要时不创造些小欢喜、小确幸,好让日子一半安于烟火,一半享受清欢。

雪,让冬天有了美好期待。每一朵雪花,都蕴含着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梦想。雪落,完成一季时节完美的蜕变;雪融,许下一场春暖花开的心愿。

北风吹雪四更初,嘉瑞天教及岁除。瑞雪不仅预兆丰年,更能净化心灵。轻柔的雪花,一片片飘落,滑过额头眉梢,浸润思绪心田,将每一寸光阴都打理成眉眼处的笑靥。人心就是一亩方田,需要经常用美好和善念浇灌。心有阳光,处处温暖;心植花香,满室芬芳。群山雪不到新晴,多作泥融少作冰。雪花,来也轻轻,去也匆匆。多一些,冷冽成冰;少一些,难尽雅兴。终须懂得,所有难求皆绝好,及能如如愿便平凡。人生最幸福的事情,莫过于满足当前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宏大的志向,从来不惧万里航行之远。从长风浩荡的春日,到千山暮雪的严冬,征程如虹,山高水远。有梦想,就追求,不放弃,就有希望。

雪花,翩翩飞舞,曼妙婀娜,一边飘落,一边旋转,一边掩映,一边装点。雪落无声,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,落雪有痕,是对大自然最美的回馈。

驻足雪中,或欣赏、或思考,眼里满是喜欢。煮一壶淡淡的清茶,有雪花飘落诗间。陶醉于文字里的雪景,那意境,能共情,让人不由自主地体会到季节的圆满,感受到生命的丰盛。

一片,两片,三四片……片片纯洁,片片晶莹,婉约了一季缤纷,诗意了一季深情。

白雪之下,草木素心,正在努力积蓄着再次萌发的力量。



脚滑子在当时可以说是孩子们的一个代步工具,无论是上街或者上学,他们脚上都绑上一只或者两只脚滑子,这样既轻快又省力。脚滑子都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做的,找来一块木板,锯成和鞋一般大小,用两根铁丝固定在木板的下面,再用皮子做三对皮套钉在两侧,用一根绳子穿过皮套,把脚固定在脚滑子上,这样就可以滑行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,我们还没有放假,漫天大雪下了3天3夜,大雪都没过膝盖了才停下来。大人不能上班,孩子不能上学,市政府决定放假一天,全市总动员上街清理冰雪。家家户户、男女老少齐上阵,挥动着各种工具,把街上的雪都堆到了板障子里面,堆积的雪堆比我们的个儿还高。

过几天,雪堆就变得结实了,我找来了玩伴金庆凤在他家的窗下,就是上夹树街一侧的雪堆里掏洞。我俩用小铁锹和“火铲子”把雪都掏出来,再放到雪堆顶上。洞越掏越大,

外面的雪堆越堆越高。就好像在雪里挖了一个“暗堡”,又在两面掏出几个“枪眼”。躲藏在里面还可以向外瞭望,感觉很神秘很安全,特别好玩。里面没有风也不冷,这儿就变成了我俩的家,天天在里面玩,中午妈妈来叫吃饭都不想回家。总觉得我们干了一件大事特别高兴,还有一种成就感。

我们每天在里面不断地修整完善,细细打量着自己的“作品”。还学着军人的样子向外面瞄准、射击、扔雪球,一种坑道战的感觉找到了。后来地堡变得越来越结实,我们还可以爬到上面去玩,每天爬上爬下的感觉真过瘾。就这样玩了一个冬天,直到来年3月冰雪开始融化,慢慢的“雪堡”消失了,只留下一段记忆。

哈尔滨的冬天是寒冷的,空气有时好像都凝固了。可这里的孩子们见到了冰雪却更加活跃起来,用他们自己的热情和活力挽回了冰雪,玩转了冰雪,燃烧了冰雪。